



1988年，新竹清华大学洪同教授（左1）等到孙立人（左2）家中搬运专门为新竹清华园培养好的花苗，右1为作者

不是李商隐，不写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……”他把伤感表示在这三张照片上，希望我们在国外，不要忘掉自

己是中国人，要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为己任，饮水思源，他以身作则，想到清华的喷水泉，供给他多少甘饮。他虽然没有机会再回到清华园，可是他在思念那成长的地方。

也许他认为我在国外，有机会和大陆联络，他希望母校的师生们知道他对清华的情怀。不是也许，而是必然。他发表回忆录，得到一笔钱，完全捐给海峡两岸的清华大学作为奖学金。多伦多清华校友会举办庆祝校庆聚会，有一年还有一位奖学金得主和我见面，很可惜他居然对孙立人的故事一无所知。

2016年3月

## 李恩元：用一生书写“实事求是”

○许懿方 崔兰溪

李恩元同志，1927年12月出生，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，1951年至1990年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、系党委书记，北京轻工业学院院长、北京联合大学校长。1992年2月离休。2016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9岁。本文2013年5月刊登于北大工学院网，现转载于此，以示纪念。本刊有删节。

炎夏的午后，我们推开了李恩元老师的家门，同行的还有黄文一女士，比老先生晚两届的工学院师妹。和所有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，李老师的家中陈设简单、老旧，



李恩元学长

满墙的字画带来扑鼻书香。在黄女士与李恩元的寒暄中，仿佛看到了历史交错的痕

## □ 师友情

迹，时光倒流回到几十年前，他们初相见时的青春年华。我们默默地端详着这位年事已高、头发花白，但精神依然矍铄的老先生，满怀期待地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故事，那些沉寂已久的历史，和老北大工学院不朽的诗篇。李老师夫人泡的茶散发出淡淡清香，水中茶叶不停地旋转中，我们开始了对历史的探访。

### (一)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京，当年10月，李恩元成为北大先修班的一名学生，1947年入读北大工学院。

“那时我选的是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。一年级在东城沙滩理学院上课，住在沙滩红楼，二年级才到西城端王府。当时北大文、理、法学院在沙滩，工学院在端王府，医学院和其他院系都分散在北京各个地方。”这是李恩元对北大工学院最初的记忆。

李恩元从重庆考来北大，抗日战争刚刚胜利，北大、清华在重庆设了招生点，李恩元报了名。考上之后，他与同伴从重庆坐轮船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坐轮船到塘沽，最后才来到北京，几经辗转。“那时候坐轮船，前后走了快一个月，很不容易。”李恩元说。

“本来我想念文科，但是1947年有了工学院，我就找教务长签字改念工学院。”这样的选择或许与时代有关，李恩元轻描淡写说道。就这样成了一名彻彻底底的工科生，李恩元也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求学之路。

### (二)

北大求学生活快乐而充实。“各门课程考试的平均分数只要过70就有奖学金，

我都过70，每学期如此，家里也没有太多负担。”李恩元欢快地回忆道，学生住宿也很自由，宿舍由自己选，他选择住到了红楼。

“那个时候，除了学习就是参加学生运动。”李恩元参与了很多学生活动，也是学生运动的骨干。提起学生运动，他记忆犹新。“当时大学生进行反饥饿游行，每个学生每月得到国民党三分之二袋面粉的补助。我们就把多余的面粉卖了，卖的钱拿来买油印机、印传单，进行反蒋、反内战宣传。北大工学院的队伍都很积极，沙滩和工学院都是进步力量雄厚的地方。”

除了求学，李恩元的职业生涯也始于北大。1948年入党，1950年还是学生的李恩元便做了工学院的党支部书记，同时是北大党委委员。“我那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做党的工作，工学院所有教工和学生党员建立一个党支部，当时胡启立是支部委员。北大工学院党员人数少，每个系都由党员来做教师、学生的工作，有的教师的工作也是由学生党员来做。工学院化工系从美国回来的名教授傅鹰，我就直接负责做他的工作。”

“解放初期，有一些教师比较崇美、亲美，因此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对北京高校教师做了两天报告，晚上有晚会唱京戏，毛主席去看了。这些我都参加了。工学院的教师都积极参加运动，其中傅鹰成了思想转变好的典型，到清华，到沙滩，到各地作报告。”回忆往事，一切历历在目。

1951年，李恩元完成学业，留校继续从事党的工作。其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、三反、五反等运动不断。李恩元在北大工学院

度过了完整的大学岁月，青春年少、思想飞速成长之时，北大给了他精神的养料。

### （三）

随着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，李恩元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常委，负责统战工作，主管各系党的工作与学校工会工作。李恩元介绍，清华工会是 1953 年重新恢复建立的，当时校长蒋南翔要求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团的系统来做；要求把工会做成大统战，教师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工会系统来做，团结百分之百。学校党委安排了许多党外人士包括一些老教授做工会工作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。系和教研室的工会负责人参加系、教研室的核心理。系有一位副书记负责工会工作，教师和职工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都由工会安排，组织生活普遍过得很认真。“这种架构，其他学校表示很难做到。”李恩元说。

在一次有全国各高校工会负责人参加的全国教育工会会议上，李恩元介绍了清华的做法，当时全国教育工会主要负责人主张学苏联搞“生产会议”，对清华的做法当场发生争论。后来中宣部找李恩元了解后，明确讲清华的做法是对的。

### （四）

1951 年，李恩元从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组毕业，1952 年院系调整转入清华大学工作，之后的 30 年中，任清华党委常委、水利系、工程物理系、工程力学系等院系党委书记，办过水利、机械、原子能、力学等类专业。

虽然水利专业出身，但李恩元一辈子搞水利业务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去清华

的头几年。

如今李恩元已 85 岁，说起当年组织学生毕业设计，设计华北第一大水库密云水库的情景仍然精神抖擞，一切历历在目。

“我知道密云水库蓄不满，再大的水也蓄不满。留的余地很大，保险系数很高！一点问题都不能出，一出了问题，北京东部、通县那一带就完了，天津也淹了，那不得了。”李恩元这样形容密云水库对设计的高要求。

1958 年，正值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大跃进，破框框，放卫星，大搞教育革命，清华一些系都停课了。李恩元一直琢磨水利系 8 字班的毕业设计怎么搞。

“苏联的毕业设计是模拟的，不解决什么问题，最后答辩通过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时候是完全学苏联照搬。搞教育革命，我们觉得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找突破口，就要从毕业设计承担真实的工程任务入手，真刀真枪。”李恩元说。

1958 年初，李恩元和当时的系主任张任为此找到水利部，寻找做毕业设计的工程项目。水利部刚好有一个难题，密云水库要动工，但是北京设计院承担不了设计任务。他们当即即为水 8 班毕业设计承接了这一任务。此外，还有一些中小水库任务。

2003 年，凤凰卫视为录制清华老校长蒋南翔诞辰 90 周年的专辑，专门找李恩元谈密云水库的事情。他说那时候正大搞教育革命，“选择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作为突破口，能反馈检验各个教学环节的问题，进而促进带动整个教育系统深化改革”。说起教育理念，李恩元颇有些激动。

“设计密云水库责任太大了，密云水库一出事，问题就大了！”有人甚至说要

## □ 师友情

坐“班房”。清华水利系内部引起了极大争论。最后开展了个辩论就叫“上马之争”。

副系主任张光斗刚从苏联回国。那时候水利系内真正搞过工程的教师很少，包括张光斗，也只在四川搞过很小的水电站，教师这样，学生更不用说。“设计密云水库的确风险很大，不同意见自有他的道理，完全可以理解。”李恩元说。

“后来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敢于这样干？”李恩元说，这得益于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说的一句话：“别人热的时候你要冷一些，别人冷的时候你要热一些。”李恩元在工程上马之后，由热变冷，采取了“冷”的措施，并且是彻底的“冷”。李恩元在密云水库教师学生动员会上宣布：“密云水库设计，一，不搞技术革命；二，不破框框，要完全按国家规范设计，有系列规范；三，学生毕业设计在教师辅导下进行，建立层层审核责任制，学生按教学要求轮换作业，由教师辅导组负责实施。”同时，为确保密云水库安全，万无一失，核定按照抗八级地震设计，九级校核，即可抗九级地震，有历史资料记载八级地震在密云出现过；水库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，万年校核。北京设计院提供了全部地质、水文资料。这样，按国家规范设计，教师辅导学生独立查资料、查规范，同时，电机系、土木系、建筑系分别派来教师，再在北京设计院派来工程师帮助下，设计顺利进行。大家积极性很高，进展很快，水8班半年的设计，一般设计院要两年。这样，密云水库得以在1958年秋按期动工。

1958年修的水库，在河南有一次发大水垮了很多，而同时期修建的密云水库如今仍在使用，而且离当初设计的66米高、44亿立方米的库容还差很远。

工程设计，设计院是分工设计，岗位单一，而学生设计按教学要求则要求轮换作业，从原始资料到规划、初步设计、技术设计、施工设计，学生都要掌握，在轮换中实行相互校核，组织工作非常繁重。所以当时的口号叫“真刀真枪、按人头算”，即每一个学生都要达到教学要求。最后每人完成五张大图纸，还要经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。

密云水库按期动工，20万民工，1万解放军昼夜施工。8字班学生毕业了，9字班接力做设计。派出多批由教师学生组成的“设计代表组”驻工地，任务是：一按图纸施工，二检查施工质量，不合格的返工。学生轮流去工地现场，教师也是轮流去。周总理看了水8班毕业设计展览，赞赏不已，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也在《红旗》杂志发表文章《真刀真枪毕业设计》，后来引起全国学习。

从清华到密云水库工地100多公里。李恩元1958年就有了驾驶执照，他有时不带司机，自己把清华汽车班的车开出去，两个小时到达工地，平均两天去一趟。

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，密云水库工程指挥部要反右倾，提出要修改设计，要缩小水库大坝剖面，减少土方量，以加快施工进度。指挥部文件和工地报纸要批清华设计右倾。李恩元和清华党委负责人到市委，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万里辩了一天，问题没有解决，最后经水利部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，在周总理指示下，才按原设计继续施工。

密云水库主体工程基本完工，周总理专门组织中央各部部长坐火车去密云水库看看，说密云水库跃进是成功的，李恩元

陪同前往并讲解。

李恩元反复说到一句话：“别人热的时候你要冷一些，别人冷的时候你要热一些”。他说，这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话，自己十分认同，他觉得“很符合辩证法”。

密云水库最终于1960年建成，直至今日，该水库担负着供应北京、天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任务，成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。

### （五）

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，李恩元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。他参加过四清，住过“牛棚”。1970年，李恩元正拖家带口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，突然被通知回校。

“清华在搞汽车厂，搞教育革命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长篇文章讲毛主席亲自抓，厂带专业，生产727汽车。”

“那时候清华全校所有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在集中建汽车厂，生产727卡车。”

李恩元被调回校做清华汽车厂党委副书记（党委书记是军代表）、革委会主任。妻儿以及有病在身的母亲都留在了鲤鱼洲。

“大概是当时生产727汽车出了点问题，紧急调我回来要解决问题，那是全校第一号的任务。我根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在下面就是天天劳动。”

清华汽车厂由机械工程系（包括汽车专业），和多个车间组成。回来以后，李恩元就仔细了解了汽车生产的全部过程情况，包括机械工程系和汽车专业的全部情况。汽车出厂以后他就亲自驾驶去试车，晚上从清华开到八达岭，来回试。

“这车性能相当好，马力比解放牌卡车大，驾驶、操作灵活，视野宽广，高速平稳，比解放牌汽车好。”但是，车的零件很多市场上买不到，都要自己生产，自制率太高。生产量小，成本高，卖一辆赔一辆。那时候是用手工敲打，工艺落后，废品率特别是发动机的废品率高。汽车是现代大生产的产物，这不是一个学校能够生产的，大企业才能生产。生产少量可以，但是要继续下去很难。

这样，到了1972年，出厂了100多辆汽车，北京街头可以见到727车的身影。

一天晚上，迟群、谢静宜二人找李恩元谈话，他们问汽车厂怎么办？“不管他们什么态度，我直接了当地说‘下’。就是下马。”迟、谢说能不能够下一部分，或者底盘保留，或者发动机保留。李恩元详细讲了意见，最后说：“只有全部下”。

“你们问谁能批这个下马啊？我说谁也批不了！”没过多久，727汽车悄无声息地下马了。

### （六）

从1951年毕业留校，1952年转入清华，直到1982年后先后调往北京轻工业学院（现北京工商大学）、北京联合大学任校长，李恩元直至离休，始终担任着党政领导的职务。而他最念念不忘的，恰是那段干业务、发挥所学之长的岁月。

探访结束，我们合照留念，李恩元的谦和与热情让晚辈感受到了无可言说的温暖。那种工科生低调质朴的作风感染着我们，也像思想的春风润物细无声，留给后来人细细体味。